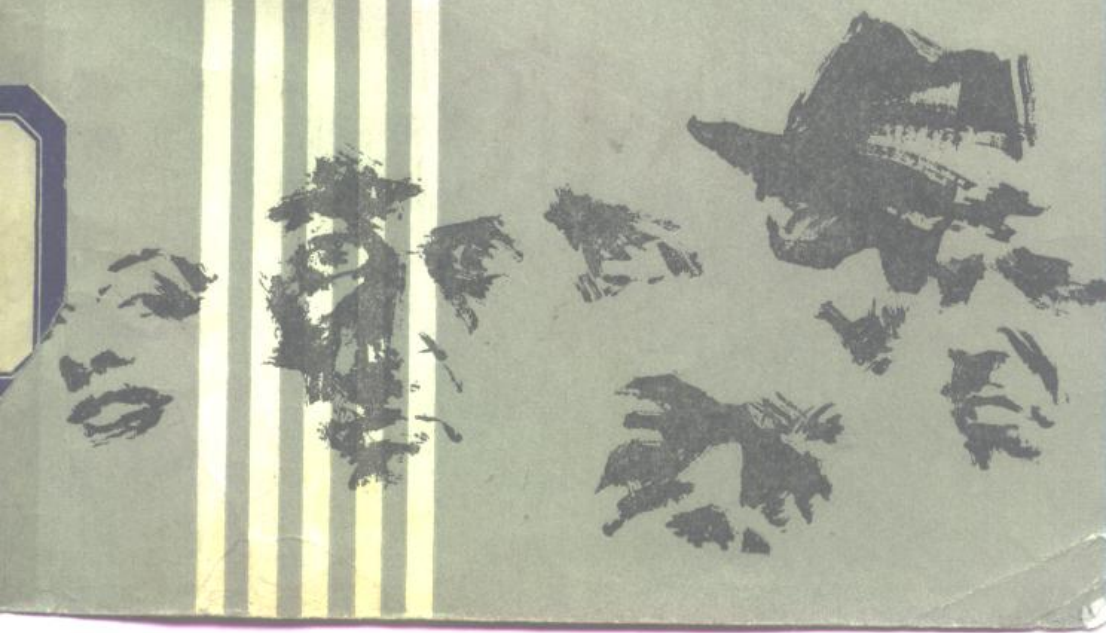


苏美 间谍战

庄
汉
隆



苏 美 间 谍 战

庄 汉 隆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苏 美 间 谍 战

庄 汉 隆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建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110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

统一书号: 17185·12 定价: 0.93元

前 言

以我这样的经历和笔力，能把一场错综复杂、鲜为人知的间谍战叙述清楚吗？当我提起笔来，不免有些惶惑。

可是，每天接触到的大量报刊杂志，又对我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重压：间谍已渗透到人类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领域，尤其是苏美两国的间谍，其活动手段之离奇，情节之曲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编写成书，告诉千千万万希望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的人们吗？

当今世界的政治形势继续动荡。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日趋激烈。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此无不感到忧虑和关切。争夺世界霸权，这是苏美两家既定的战略方针。正因为如此，它们之间的间谍战也愈演愈烈。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间谍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场所，开辟了新的领域。如果说，过去的间谍活动主要是人的话，今天则已有许多先进的仪器发挥了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间谍活动的空间已从陆上发展到水下，甚至到了外层空间。

我们需要和平。但和平要靠斗争去取得。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正确政策，但敌特分子也会混进友好的人流，从事肮脏的勾当。因此，让我们了解一下苏美之间形形色色的间谍手段，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警惕，无疑将有所裨益。

本书所采用的例子，大都见诸国外报刊杂志；所参阅的书籍，也属于传记类的纪实性作品，对于纯属虚构的文艺作品，概未录入。因此，事实基本是可信的。但是，由于间谍

斗争往往涉及到许多机密，有关国家总是进行有限度的披露，这就使某些事件的本来面目仍不很清晰。加之西方记者各人报道的角度不同，即使同一事件，往往说法也不尽一致。从这一点来看，本书的细节又肯定有不确之处。

本书主要记述苏美两家的间谍活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大都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和操纵。北约还成立了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谍报局，来管理北约各国的谍报机关。因此，西方国家谍报机关同克格勃的争斗，实际上也是苏美间谍战的扩大和继续。有鉴于此，本书也收进了一部分西方国家情报机关和克格勃之间争斗的事实，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剧烈争夺的补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首都新闻界几位前辈及同行的热情帮助。他们在百忙之中为这本小册子收集了许多有关资料。而当初稿刚刚写出，北京民警学院的有关老师，便认真审阅，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因此，这本小册子并非个人的成果，乃是大家汗水的结晶。没有上述这些同志的辛勤劳作，没有广大的作者、译者提供的宝贵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在这里，我要向一切曾为本书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向被本书引用过有关资料的作者和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诚挚地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庄汉隆 于北京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日

目 录

话说间谍	(1)
两军对垒	(17)
无奇不有	(39)
色情陷阱	(57)
互挖墙脚	(75)
无孔不入	(95)
将计就计	(112)
水下惊涛	(125)
天上怪客	(138)

话说间谍

小小的插曲

在沟通西柏林与东区波茨坦的“团结桥”中部，有一道令人醒目的白线。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凌晨，一名苏联间谍同一名美国U-2型间谍飞机的驾驶员在这里相遇了。



在熹微的晨光中，只见桥的两侧，一个人穿着美国式的服装，戴着一顶翘边的呢帽；另一个人戴着一顶俄国式皮帽，穿着一条裤脚肥大的裤子。约摸等了二十分钟之后，一道命令低声地传达下来。于是，那个穿着俄国服装的人缓缓地走到桥上的西方这一边；同时，那个穿着西方服装的人也悄悄地走入波茨坦方面的苏联便衣人员中去。随后，聚拢在桥当中的人们就迅速地走散了。

这就是现代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苏美间谍交换事件。这奇特的一幕自然使人想起了这两个人的非凡往事。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驾驶员法兰西斯·格雷·鲍尔士驾驶一架U-2型间谍飞机，正飞行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业中心的上空，侦察那里发射架上的巨型火箭。

突然，三架米格飞机疯狂地向它扑来。鲍尔士立即加速。米格飞机因速度不够，被远远抛在后面。看到这些，鲍尔士洋洋自得，脸上泛起胜利的微笑。然而就在这时，随着一声巨响，一道橙红色的光在他眼前闪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飞机已失去控制，直往地面栽了下来。按规定，在发生这种情况时，鲍尔士应当机立断，炸掉飞机。但是，他不仅没有那样做，反而打开座舱盖，解开皮带，跳伞了。他降落在一条小溪边，立即被几个苏联农场工人抓获了。

当天，他被苏联当局用飞机押送到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千多里的莫斯科，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

这一天下午三点多钟，美国的侦察部队向华盛顿报告了鲍尔士失踪的消息。中央情报局的头头们得悉后，一个个惊魂不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老谋深算的中央情报局的头子杜勒斯心事重重地说：“我们已经在俄国上空飞行了四

年，他们的米格机不可能飞得象U-2那么高，为什么会有三架米格机企图追它呢？难道U-2没有飞到米格机飞不到的二万米以上的高度？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一位粗鲁的美国将军骂道：“我不明白，俄国佬他妈的是怎样打下U-2的！”

这是一个谜。连诡计多端的杜勒斯也如坠十里云雾，根本摸不到问题的边儿。直到五年之后，当苏联克格勃间谍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巴托列斯基逃奔美国之后，才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打落U-2型飞机的，并不是苏联的什么新式武器，而是克格勃苦心经营的杰作。

一九六〇年四月的一个深夜，克格勃总部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弄下一架U-2型飞机。克格勃立即行动起来。

第二天，克格勃专管中东地区对外谍报的负责人马林斯基，便匆匆忙忙地飞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立即同克格勃驻喀布尔的特务头子密商，要找一个通晓飞机的专门人材。他们认为，这个人应是帕坦族人，有亲戚在巴基斯坦，这样才便于过境。最重要的，他应对苏联十分忠诚。经过通宵达旦的紧张挑选，最后终于选定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嘉兹尼·汗的飞行员。他正好是一个帕坦族人，又曾在苏联受过训练，驾驶过米格飞机，熟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情况，很容易混进巴基斯坦。

接受任务之后，穆罕默德随即进行了化装。他脱去军装，穿上破烂不堪的衣裳，顺利地从吉巴尔隘道附近的一个村庄，乘公共汽车进入了白沙瓦。在那里，他找到了以前的老朋友——牟尼伊·汗。

老朋友多年不见，如今有幸相聚，倍感亲切。穆罕默德

对牟尼伊说道：“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你想办法给我介绍一个在机场干活的差事吧！当然是军用机场，尤其是美国佬的军用机场。”

牟尼伊·汗听了之后，摇了摇头，叹息道：“难啊！象咱们这些人，只能干些打杂的活儿，如清道夫、搬运工等等，摆弄飞机的活，全是美国佬自己包了。”

穆罕默德接上话茬：“没关系，只要能进机场，就是当清道夫也可以。到时候，兄弟决不会亏待你的。”

说来凑巧，恰好这时有一位机场清道夫因病不能上班，于是穆罕默德便冒名顶替，潜入机场。而包工头则只管人数到齐，别的是从不过问的。

机场这个门总算被穆罕默德打开了。可是，作为一名清道夫，他根本就无法接近飞机库。因为那是机密区，戒备森严，一般的勤杂人员是不许接近的。看来，要进入飞机库非常困难。可是，时间对于穆罕默德来说，显得太可贵了。

怎么办？无奈之中，他只好再次求助于牟尼伊。当然，他首先得给这位老朋友送去一笔重金。牟尼伊挖空了心思，终于为他物色了空军食堂中的一名侍者。他们买通了这个侍者，得到了大量有关机场上飞行中队的情报。他们了解到这支中队是搞高空间谍飞行的，以前驻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现在停在机场上的正是U-2型飞机，最近准备作一次远程飞行，驾驶员就是鲍尔士。

时候到了，穆罕默德不能再等待了，他决心亲自去闯一闯。可是，那里的警卫实在太森严了，不仅一道道的铁丝网使人望而生畏，而且在U-2型飞机的旁边，还有专门的军警巡逻。然而，穆罕默德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他偷偷地在夜里用红外线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停机坪里虽然灯火通明，

但军警每次换岗时，都在飞机的右舷，而且离飞机的门较远。这是一个可乘之机！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终于在他脑子里形成了。

一个深夜，万籁俱寂。穆罕默德潜伏在一个离停机坪较近的隐蔽地方，他看了看手上的表，已近两点。这时，一群刚从街上饮酒嫖妓归来的美国大兵，赶来换岗。他们余兴未尽地复述着他们的艳遇，一个个心不在焉。穆罕默德瞅准了这个时机，光着脚丫，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飞机的驾驶室。他蜷缩着身子，手在驾驶舱的仪表地板上一寸寸地移动着。当他的手摸到高度仪的塑料外罩时，便迅速地拧下右上角的一颗螺丝钉，并换上一颗自己带来的螺丝钉。

这是一颗由克格勃专门研制的特殊螺丝钉。它具有极强的磁性，能够扰乱高度仪，把它的钢质指针吸引住。这样一来，当飞机飞到几千米上空之后，高度仪的指针接近磁力场，慢慢便会被吸引过去，指示到二万米以上的高度。就是这颗小小的螺丝钉，使得鲍尔士不仅成为克格勃的俘虏，而且在法庭受审时，还一直咬定他是在二万多米的高空被打下来的。可惜，此中的情由杜勒斯并未知一二，以致他力主用阿贝尔去换回鲍尔士，以便摸清情况。

那么，阿贝尔又是何许人物呢？

阿贝尔是一位资深的苏联特工人员，为克格勃的上校军官，是克格勃在北美以及中美洲的负责人。西方的谍报机关，曾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千面人”。他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又懂法语和意大利语。五十年代初期，他在纽约当摄影师，同时从事绘画，同布洛克村区的艺术家们长期在一起厮混。这便成了他从事间谍活动的一层极好的保护色。阿贝尔从不讲究衣着，不修边幅，有着艺术家特有的

浪漫气质。因此，他的活动很少引人注目。他把搜集到的情报，用无线电密码发回莫斯科，但从不与手下的特务直接见面。他传递情报的手法十分巧妙，如用中空的螺丝钉、银币收藏密件缩影的微形胶卷。不过，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一次，他给手下特务的一枚传递密信的中空银币不慎失落了。报童占美·波塞在下楼时，在楼梯上发现了这枚铸有杰弗逊头像的银币，便弯腰拾了起来，谁料银币却裂成两半，其中竟有一小片微型胶卷，并有些数字。他把银币当即送到警察局。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研究，仍然无法破译这部“天书”，直到一九五七年，才从阿贝尔手下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间谍那里得到指点，找到答案。

这个克格勃间谍名叫海哈南。由于他怀疑阿贝尔向莫斯科的顶头上司打了他的报告，因此，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借回莫斯科汇报工作途经巴黎之机，到巴黎警察局自首了，并要求到美国避难。就这样，他供出了阿贝尔。

阿贝尔终于落入美国情报机关之手。对于这样一个隐蔽如此之深的苏联特务，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加以利用。在逮捕他之后，便要求他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并提出可以给他一万美元的年薪。这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是，这一切均遭到阿贝尔的拒绝。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他被判处三十年徒刑。由于美国U-2型飞机被击落，使得阿贝尔在尝了五年的铁窗之苦以后，有机会回到了莫斯科。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记述的发生在“团结桥”上的一幕。

历史的回顾

我们叙述这个小小的插曲，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

当今的世界上，间谍战是何等激烈。其实，间谍作为一种职业而言，其历史是相当久远的了。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就有关于间谍的故事。例如“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希腊国王的爱妃海伦，被朴利耶姆王次子帕黎斯诱至特洛伊城（在今小亚细亚）。希腊因此远征攻打该城，但整整用了九年时间，始终无法攻克。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设计制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让勇士藏在木马腹内，然后佯作撤退。特洛伊人不知是计，以为敌兵已退，便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拖进城里。夜里，藏在木马腹中的勇士们破肚而出，打开城门，希腊军队一涌而入，终于攻下了特洛伊城。

在《圣经》中，也有关于派遣间谍的记载。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偏僻小道上，时常出现密探的足迹。他们或出入于地下墓穴，或进出于彼拉宫殿的旁门阶梯，或出现于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军团的会议大厅。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摩西。《圣经》中有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他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进入迦南的艰苦历程。这位被蒙哥马利元帅推崇为伟大将军的摩西，其实也是一名出色的情报官员。

据记载，当时犹太人在巴兰的荒野流浪。他们曾跑上高山，站在山顶上鸟瞰未来的家园——迦南，发现那里绿草如茵，百花争艳，橄榄树、石榴树、椰枣树长满山坡，有些地方还有葡萄园。对于久处单调的沙漠中的犹太人来说，这番景色真令人心醉。于是，他们要求立即行动，尽快去占领这块地方。可是，首领摩西却反对草率行事。他决定从各部落中选出十二名侦探前往迦南侦察。临行前，他对侦探们说：

“你们要仔细观察那里的情况：居住在那里的人，力量是强还是弱？数量是多还是少？另外，他们居住的土地是好还是

差？人们居住在毡房里，还是在筑有城墙的市街上？那里的土地是肥沃还是贫脊？那里有没有树木？你们要勇敢点，采些当地的水果回来。”

四十天后，侦探们手里拎着许多葡萄、石榴和无花果等回来报告，从而证明了迦南那块土地跟西奈、巴兰等地区的荒野不同，是一块“流着乳液和蜜汁”的沃土。由此可见，间谍是古已有之。

整个上古时期，从赛鲁斯大帝和他的波斯军队，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罗马时期的凯撒，有效地运用间谍搜集情报，都是这些军事领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公元前一百二十年至公元前六十四年，普士司国王米斯拉达梯六世在小亚细亚之所以能够顶住罗马强大的军事进攻，原因之一，就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情报官员。他懂得二十二种语言和方言，远比那些罗马人熟悉某些部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他情况。

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关于间谍运用的理论，在世界上一直深为人所重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情报书籍无不引用。他认为，“欲索知敌情者，非间不可也”。间谍作为手段而加以利用，大概有如下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他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这五种间谍，当然彼此互不知情，甚至他们连自己所执行的任务究竟是为了什么都搞不清楚。而统管他们的，自然只有“君主”了。孙武所说的“因间”，就是“现代间谍”，即利用同乡关系去从事间谍活动；“内间”，则是“有影响的间谍”，即利用敌人内部能接近机密情报的人物，《孙子兵法》中称作“官人”，也就是敌方的官吏；“反间”就是现

在所说的“双重间谍”，指收买、利用敌人派来的间谍为己方服务；“死间”就是“传送假情报的间谍”，即故意散布假情报，有意泄露给对方的间谍；“生间”即现代谍报术语中所谓的“成功的匿名间谍”，也就是说，这些派出去的情报人员是能回来汇报情报的。这说明，我国古代军事家对间谍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对其用途也作了仔细的区别。

在古代中国，使用间谍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比如说，战国时期齐国的名将田单，当他率兵坚守即墨时，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已先后被燕国攻破，只剩莒和即墨两城还在抵抗。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之下，田单派出间谍，到燕国去做离间工作。当时燕昭王刚死不久，惠王继位掌权。田单派去的人便到处散布说：“齐王已经死了，齐国只有两座城未攻下。可是乐毅却以伐齐为名，加紧和南方诸侯联盟，妄图在齐称王，所以这两座城才迟迟攻不下来。这样乐毅便可以留在齐国，等待时机。齐国人倒不怕乐毅，只怕燕国派别的将领来。如果那样的话，即墨城就要遭殃了。”燕惠王早就对乐毅不满意，听到这些议论，心头顿起疑云，决定撤去乐毅的职务，派宠臣骑劫去代替乐毅指挥军队。乐毅知道回国势必凶多吉少，便逃到赵国去了。乐毅一走，士兵们个个愤愤不平，军心涣散。这样，就为齐军战胜燕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世纪，西欧各国都没有系统搜集情报的机构。不过，十五世纪时，“公开间谍”已有了一些萌芽。当时，意大利境内的城邦诸侯向外国宫廷和政府派驻常驻代表机构。到了一五一五年，威尼斯驻伦敦的大使朱斯蒂尼亚尼发现，从国内给他寄来的信件，经常被英国政府的人员打开过。他向沃尔西红衣大主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向威尼斯共和国的首脑报告：“我在接到陛下给我的信件之前，在坎特伯雷

的英国政府官员从信使身上搜去这些信件并拆开过。尊贵的法国大使巴多尔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也有类似的遭遇。”这当然是当时英国的情报机关所为。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守秘密，就得设法使用些令人看不懂的符号，于是，便出现了密码和暗号。据说，最先使用密码和暗号的是威尼斯人，直到一八六八年，人们才破译了玛丽一世时威尼斯驻英国大使迈克尔使用的密码。

意大利的做法很快引起欧洲各国的效法。法国的路易十六，就曾在欧洲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大规模的常设间谍网。英国的弗雷德克国王除了派出首席大使之外，还秘密地派出情报人员，专门从事情报的搜集工作。

随着军队的发展，情报在军事上的作用愈来愈加重要，因而出现了军事情报和政治情报逐渐分开的新趋势，诞生了武官这种神秘的使者。表面上，武官是派驻国外执行公务的军人，也是身着军服的外交官。实际上，武官则是以公开身份搜集驻在国军事情报的人物。

武官制度在欧洲确立于拿破仑时代。拿破仑对情报十分重视，如果不掌握敌军司令官的全部情况，包括他们的脾气、秉性，他甚至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拉迪斯拉斯·法拉在《斗智》一书中写道：“拿破仑的情报参谋必须为拿破仑搞来有关敌军每一位将军的性格和癖好等一切情报。”

当然，对方也十分重视获取拿破仑的情报。如英国在同拿破仑的长期战争中，就十分注意拿破仑的一举一动。英国皇家海军中的间谍约翰·巴尼特，早就了解到拿破仑有好色的弱点，曾建议利用女间谍去骗取他的信任，或者收买他所宠爱的女子，以便刺探他的行动计划。

巴尼特住在英国船“雄狮号”上。该船在地中海靠埃及

附近航行期间，巴尼特时常乘着夜色，坐上快速小船靠岸活动。他乔装打扮混进开罗，通过贿赂法国职员以及埃及仆人和向导，着手组织了一个精干的间谍网。很快，他便掌握了拿破仑生活方式的详细情况，尤其是他了解到拿破仑与其部下一位军官的妻子富雷斯夫人，有着十分暧昧的关系，因此决定从她入手。

按拿破仑的规定，军官的妻子是不得伴随丈夫到埃及的。可是，这个富雷斯夫人却另有高招。她来个女扮男装，偷偷地上了运兵船。当事情败露时，她已到了埃及。拿破仑对这件事十分恼火，准备狠狠地教训她一顿。可是，当他和富雷斯夫人见面时，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竟然使拿破仑愤怒顿消，末了她被允许留下了。不久，她便和拿破仑勾搭上了。

拿破仑当然也深知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因为一旦富雷斯洞悉奸情，就有火并的可能。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拿破仑派富雷斯回巴黎去送绝密文件，把富雷斯支开了。临行前，拿破仑对富雷斯说：“你携带的是绝密文件，夫人不能随行，否则一有不测，便会被敌方当作人质。”富雷斯对这种解释深信不疑，便登上法国帆船“猎人号”回国。

拿破仑欺骗了富雷斯，但他的图谋却逃不过巴尼特的眼睛。他从被收买的法国职员中得知，富雷斯携带的并不是什么绝密文件，这只不过是一个打发他回巴黎的借口罢了。因此，巴尼特心生一计，决定借富雷斯之手杀死拿破仑。

他立即告诉“雄狮号”船长，迅速拦截“猎人号”，并捕获了富雷斯。巴尼特把这个俘虏当作上宾，热情招待，并指出他所携带的并非重要文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调虎离山之计。富雷斯一听怒火万丈，要求立即回埃及去，向拿破仑“报仇雪耻”。巴尼特把富雷斯送回去了，可是，一切都如同石沉